

第七十二回

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

话说伍员字子胥，监利人，生得身長一丈，腰大十围，眉广一尺，目光如电，有扛鼎拔山之勇，经文纬武之才。乃世子太师连尹奢之子，棠君尚之弟。尚与员俱随其父奢于城父。鄢将师奉楚平王之命，欲诱二子入朝，先见了伍尚，因请见员。尚乃持父手书入内，与员观看，曰：“父幸免死，二子封侯，使者在门，弟可出见之。”员曰：“父得免死，已为至幸。二子何功，而复封侯？此诱我也。往必见诛！”尚曰：“父见有手书，岂相诳哉？”员曰：“吾父忠于国家，知我必欲报仇，故使并命于楚，以绝后虑。”尚曰：“吾弟乃臆度之语。万一父书果是真情，吾等不孝之罪何辞？”员曰：“兄且安坐，弟当卜其吉凶。”员布卦已毕，曰：“今日甲子日，时加于巳，支伤日下，气不相受，主君欺其臣，父欺其子。去且就诛，何封侯之有哉？”尚曰：“非贪侯爵，思见父耳。”员曰：“楚人畏吾兄弟在外，必不敢杀吾父，兄若误往，是速父之死也。”尚曰：“父子之爱，恩从中出。若得一面而死，亦所甘心！”于是伍员乃仰天叹曰：“与父俱诛，何益于事？兄必欲往，弟从此辞矣！”尚泣曰：“弟将何往？”员曰：“能报楚者，吾即从之。”尚曰：“吾之智力，远不及弟，我当归楚，汝适他国。我以殉父为孝，汝以复仇为孝。从此各行其志，不复相见矣！”伍员拜了伍尚四拜，以当永诀。尚拭泪出见鄢将师，言：“弟不愿封爵，不能强之。”将师只得同伍尚登车。既见平王，王并囚之。

伍奢见伍尚单身归楚，叹曰：“吾固知员之不来也！”无极复奏曰：“伍员尚在，宜急捕之，迟且逃矣。”平王准奏，即遣大夫武城黑领精卒二百人，往袭伍员。员探知楚兵来捕己，哭曰：“吾父兄果不免矣！”乃谓其妻贾氏曰：“吾欲逃奔他国，借兵以报父兄之仇，不能顾汝，奈何？”贾氏睁目视员曰：“大丈夫含父兄之怨，如割肺肝，何暇为妇人计耶？子可速行，勿以妾为念！”遂入户自缢。伍员痛哭一场，藁葬其尸，即时收拾包裹，身穿素袍，贯弓佩剑而去。未及半日，楚兵

已至，围其家，搜伍员不得，度员必东走，遂命御者疾驱追之。约行三百里，及于旷野无人之处。员乃张弓布矢，射杀御者，复注矢欲射武城黑。黑惧，下车欲走。伍员曰：“本欲杀汝。姑留汝命归报楚王，欲存楚国宗祀，必留我父兄之命。若其不然，吾必灭楚，亲斩楚王之头，以泄吾恨！”武城黑抱头鼠窜，归报平王，言：“伍员已先逃矣。”平王大怒，即命费无极押伍奢父子于市曹斩之。临刑，伍尚唾骂无极，谗言惑主，杀害忠良。伍奢止曰：“见危授命，人臣之职，忠佞自有公论，何以置为！但员儿不至，吾虑楚国君臣，自今以后，不得安然朝食矣。”言罢，引颈受戮。百姓观者，无不流涕。是日天昏日暗，悲风惨冽。史臣有诗云：

惨惨悲风日失明，三朝忠裔忽遭坑。

楚庭从此皆谗佞，引得吴兵入郢城。

平王问：“伍奢临刑有何怨言？”无极曰：“并无他语，但言伍员不至，楚国君臣不能安食也。”平王曰：“员虽走，必不远，宜更追之。”乃遣左司马沈尹戌率三千人，穷其所往。伍员行及大江，心生一计，将所穿白袍，挂于江边柳树之上，取双履弃于江边，足换芒鞋，沿江直下。沈尹戌追至江口，得其袍履，回奏：“伍员不知去向。”无极进曰：“臣有一计，可绝伍员之路。”王问：“何计？”无极对曰：“一面出榜四处悬挂，不拘何人，有能捕获伍员来者，赐粟五万石，爵上大夫；容留及纵放者，全家处斩。诏各路关津渡口，凡来往行人，严加盘诘。又遣使遍告列国诸侯，不得收藏伍员。彼进退无路，纵一时不能就擒，其势已孤，安能成其大事哉？”平王悉从其计，画影图形，访拿伍员，各关隘十分紧急。

再说伍员沿江东下，一心欲投吴国，奈路途遥远，一时难达。忽然想起：“太子建逃奔宋国，何不从之？”遂望睢阳一路而进。行至中途，忽见一簇车马前来，伍员疑是楚兵截路，不敢出头，伏于林中察之，乃故人申包胥也，与员有八拜之交，因出使他国回转，在此经过。伍员趋出，立于车左。包胥慌忙下车相见，问：“子胥何故独行至此？”伍员把平王枉杀父兄之事，哭诉一遍。包胥闻之，恻然动容，问曰：“子今何往？”员曰：“吾闻‘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’。吾将奔往他国，借兵伐楚，生嚼楚王之肉，车裂无极之尸，方泄此恨！”包胥劝曰：“楚王虽无道，君也，子累世食其禄，君臣之分定矣。奈何以臣而仇君乎？”员曰：“昔桀、纣见诛于其臣，惟无道也。楚王纳子妇，弃嫡嗣，信谗佞，戮忠良，吾请兵入郢，乃为楚国扫荡污秽，况又有骨肉之仇乎？若不能灭楚，誓不立于天地之间！”包胥曰：“吾欲教子报楚，则为不忠；教子不报，又陷子于不孝。子勉之！行矣！朋友之谊，吾必不漏泄于人。然子能覆楚，吾必能存楚；子能危楚，吾必能安楚。”伍员遂辞包胥而行。不一日，到了宋国，寻见了太子建，抱头而哭，各诉平王之过恶。员

曰：“太子曾见宋君否？”建曰：“宋国方有乱，君臣相攻，吾尚未通谒也。”

却说宋君名佐，乃宋平公嬖妾之子。平公听寺人伊戾之谗，杀太子痤而立佐。周景王十三年，平公薨，佐嗣立，是为元公。元公为人，貌丑而性柔，多私无信，恶世卿华氏之强，与公子寅、公子御戎、向胜、向行等，谋欲除去之。向胜泄其谋于向宁，宁与华向、华定、华亥相善，谋先期作乱。华亥乃伪为有疾，群臣皆来问疾，华亥执公子寅与御戎杀之，囚向胜、向行于仓廩之中。元公闻之，亟驾车亲至华氏之门，请释二向，华亥并劫元公，索要世子及亲臣为质，方从其请。元公曰：“周、郑交质，自昔有之，寡人以世子质于卿家，卿之子亦应质于寡人。”华氏商议，将华亥之子无感、华定之子启、向宁之子向罗，质于公所，元公亦召世子栾，与母弟辰、公子地，质于华亥之家。华亥始释向胜、向行，从元公还朝。元公与夫人心念世子栾，每日必至华氏，视世子食毕方归。华亥嫌其不便，欲送世子归宫，元公甚喜。向宁不肯曰：“所以质太子者，惟不信也，若质去，祸必至矣。”元公闻华亥中悔，大怒，召大司马华费遂，将师甲攻华氏。费遂对曰：“世子在彼，君不念耶？”元公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寡人不能忍其耻辱！”费遂曰：“君意既决，老臣安敢庇其私族，以违君命哉？”即日整顿兵甲。元公遂将所质华无感、华启、向罗，尽皆斩首，将攻华氏。华登素善于华亥，奔往告之，华亥忙集家甲迎战，兵败。向宁欲杀世子，华亥曰：“得罪于君，又杀君子，人将议我。”乃尽归其质，与其党出奔陈国。

华费遂有三子，长华貆，次华多僚，华登其第三子也。多僚与貆素不睦，因华氏之乱，谮于元公，言：“华貆实与亥、定同谋，今自陈召之，将为内应。”元公信之，使寺人宜僚告于费遂，费遂曰：“此必多僚谮言也。君既疑貆，则请逐之。”华貆之家臣张勾，微闻其事，讯于宜僚，宜僚不肯言。张勾拔剑在手，曰：“汝若不言，吾即杀汝！”宜僚惧，尽吐其实，张勾报于华貆，请杀多僚。华貆曰：“登出奔，已伤司马之心矣。吾兄弟复相残，何以自立？吾将避之。”华貆往辞其父，张勾从行。恰好费遂自朝中出，多僚为之御车，张勾一见，怒气勃发，拔佩剑砍杀多僚，劫华费遂同出卢门，屯于南里，使人至陈，招回华亥、向宁等一同谋叛。宋元公拜乐大心为大将，率兵围南里。华登如楚借兵，楚平王使薳越帅师来救华氏，伍员闻楚师将到，曰：“宋不可居矣！”乃与太子建及其母子，西奔郑国。有诗为证：

千里投人未息肩，卢门金鼓又喧天。

孤臣孽子多颠沛，又向荥阳快著鞭。

楚兵来救华氏，晋顷公亦率诸侯救宋，诸侯不欲与楚战，劝宋解南里之围，纵华

亥、向宁等出奔楚国，两下罢兵。此是后话。

是时郑上卿公孙侨新卒，郑定公不胜痛悼。素知伍员乃三代忠臣之后，英雄无比，况且是时晋、郑方睦，与楚为仇，闻太子建之来，甚喜，使行人致馆，厚其廪饩。建与伍员每见郑伯，必哭诉其冤情。郑定公曰：“郑国微兵寡，不足用也。子欲报仇，何不谋之于晋？”世子建留伍员于郑，亲往晋国，见晋顷公。顷公叩其备细，送居馆驿，召六卿共议伐楚之事。那六卿：魏舒、赵鞅、韩不信、士鞅、荀寅、荀跖。时六卿用事，各不相下，君弱臣强，顷公不能自专。就中惟魏舒、韩不信有贤声，余四卿皆贪权怙势之辈，而荀寅好赂尤甚。郑子产当国，执礼相抗，晋卿畏之，及游吉代为执政，荀寅私遣人求货于吉，吉不从，由是寅有恶郑之心。至是，密奏顷公曰：“郑阴阳晋、楚之间，其心不定，非一日矣。今楚世子在郑，郑必信之。世子能为内应，我起兵灭郑，即以郑封太子，然后徐图灭楚，有何不可？”顷公从其计，即命荀寅以其谋私告世子建，建欣然诺之。建辞了晋顷公，回至郑国，与伍员商议其事。员谏曰：“昔秦将杞子、杨孙谋袭郑国，事既不成，窜身无所。夫人以忠信待我，奈何谋之？此侥幸之计，必不可！”建曰：“吾已许晋君臣矣。”员曰：“不为晋应，未有罪也。若谋郑，则信义俱失，何以为人？子必行之，祸立至矣。”建贪于得国，遂不听伍员之谏，以家财私募骁勇，复交结郑伯左右，冀其助己。左右受其贿赂，转相要结。因晋国私遣人至建处，约会日期，其谋渐泄，遂有人密地投首。郑定公与游吉计议，召太子建游于后圃，从者皆不得入，三杯酒罢，郑伯曰：“寡人好意容留太子，不曾怠慢，太子奈何见图？”建曰：“从无此意。”定公使左右面质其事，太子建不能讳。郑伯大怒，喝令力士，擒建于席上，斩之，并诛左右受贿不出首者二十余人。伍员在馆驿，忽然肉跳不止，曰：“太子危矣！”少顷，建从人逃回驿中，言太子被杀之事。伍员即时携建子胜出了郑城，思量无路可奔，只得往吴国逃难。髯翁有诗，单咏太子建自取杀身之祸，诗云：

亲父如仇隔釜鬻，郑君假馆反谋侵。

人情难料皆如此，冷尽英雄好义心。

再说伍员同公子胜，惧郑国来追，一路昼伏夜行，千辛万苦，不必细述。行过陈国，知陈非驻足之处，复东行数日，将近昭关。那座关，在小岷山之西，两山并峙，中间一口，为庐、濠往来之冲，出了此关，便是大江，通吴的水路了。形势险隘，原设有官把守，近因盘诘伍员，特遣右司马蒯越带领大军驻扎于此。伍员行至历阳山，离昭关约六十里之程，偃息深林，徘徊不进。忽有一老父携杖而来，径入林中，见伍员，奇其貌，乃前揖之，员亦答礼。老父曰：“君能非伍氏子

乎？”员大骇曰：“何为问及于此？”老父曰：“吾乃扁鹊之弟子东皋公也。自少以医术游于列国，今年老，隐居于此。数日前，邈将军有小恙，邀某往视，见关上悬有伍子胥形貌，与君正相似，是以问之。君不必讳，寒舍只在山后，请那步暂过，有话可以商量。”伍员知其非常人，乃同公子胜随东皋公而行。

约数里，有一茅庄，东皋公揖伍员而入。进入草堂，伍员再拜。东皋公慌忙答礼曰：“此尚非君停足之处。”复引至堂后西偏，进一小小笆门，过一竹园，园后有土屋三间，其门如窦。低头而入，内设床几，左右开小窗透光，东皋公推伍员上座。员指公子胜曰：“有小主在，吾当侧侍。”东皋公问：“何人？”员曰：“此即楚太子建之子，名胜。某实子胥也。以公长者，不敢隐情。某有父兄切骨之仇，誓欲图报，幸公勿泄！”东皋公乃坐胜于上，自己与伍员东西相对。谓员曰：“老夫但有济人之术，岂有杀人之心哉！此处虽住一年半载，亦无人知觉。但昭关设守甚严，公子如何可过？必思一万全之策，方可无虞。”员下跪曰：“先生何计能脱我难？日后必当重报！”东皋公曰：“此处荒僻无人，公子且宽留，容某寻思一策，送尔君臣过关。”员称谢。东皋公每日以酒食款待，一住七日，并不言过关之事。伍员乃谓东皋公曰：“某有大仇在心，以刻为岁，迁延于此，宛如死人。先生高义，宁不哀乎？”东皋公曰：“老夫思之已熟，欲待一人未至耳。”伍员狐疑不决。是夜，寝不能寐。欲要辞了东皋公前行，恐不能过关，反惹其祸；欲待再住，又恐担搁时日，所待者又不知何人。展转寻思，反侧不安，身心如在芒刺之中；卧而复起，绕室而走，不觉东方发白。只见东皋公叩门而入，见了伍员，大惊曰：“足下须鬓，何以忽然改色？得无愁思所致耶？”员不信，取镜照之，已苍然颁白矣！世传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愁白了头，非浪言也。员乃投镜于地，痛哭曰：“一事无成，双鬓已斑，天乎，天乎！”东皋公曰：“足下勿得悲伤，此乃足下佳兆也。”员拭泪问曰：“何谓佳兆？”东皋公曰：“公状貌雄伟，见者易识，今须鬓顿白，一时难辨，可以混过俗眼。况吾友，老夫已请到，吾计成矣。”员曰：“先生计安在？”东皋公曰：“吾友复姓皇甫，名讷，从此西南七十里龙洞山居住。此人身长九尺，眉广八寸，仿佛与足下相似。教他假份作足下，足下却份为仆者，倘吾友被执，纷论之间，足下便可抢过昭关矣。”伍员曰：“先生之计虽善，但累及贵友，于心不安！”东皋公曰：“这个不妨，自有解救之策在后，老夫已与吾友备细言之。此君亦慷慨之士，直任无辞，不心过虑。”言毕，遂使人请皇甫讷至土室中，与伍员相见。员视之，果有三分相像，心中不胜之喜。东皋公又将药汤与伍员洗脸，变其颜色，捱至黄昏，使伍员解其素服，与皇甫讷穿之。另将紧身褐衣，与员穿著，扮作仆者。半胜亦更衣，如村家小儿之状。伍员同公子胜拜了东皋公四拜：“异

日倘有出头之日，定当重报！”东皋公曰：“老夫哀君受冤，故欲相脱，岂望报也！”员与胜跟随皇甫讷，连夜望昭关而行，黎明已到，正值开关。

却说楚将蕞越，坚守关门，号令：“凡北人东度者，务要盘诘明白，方许过关。”关前画有伍子胥面貌查对，真个“水泄不通，鸟飞不过”。皇甫讷刚到关门，关卒见其状貌，与图形相似，身穿素缟，且有惊悸之状，即时盘住，入报蕞越。越飞驰出关。遥望之曰：“是矣！”喝令左右一齐下手，将讷拥入关上。讷诈为不知其故，但乞放生。那些守关将士，及关前后百姓，初闻捉得子胥，尽皆踊跃观看。伍员乘关门大开，带领公子胜，杂于众人之中，一来扰攘之际，二来装扮不同，三来子胥面色既改，须鬓俱白，老少不同，急切无人认得，四来都道子胥已获，便不去盘诘了，遂捱捱挤挤，混出关门。正是：“鲤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”有诗为证：

千群虎豹据雄关，一介亡臣已下山。

从此勾吴添胜气，郢都兵革不能闲。

再说楚将蕞越，欲将皇甫讷绑缚拷打，责令供状，解去郢都。讷辨曰：“吾乃龙洞山下隐士皇甫讷也。欲从故人东皋公出关东游，并无触犯，何故见擒？”蕞越闻其声音，想道：“子胥目如闪电，声若洪钟，此人形貌虽然相近，其声低小，岂途路风霜所致耶？”正疑惑间，忽报“东皋公来见”。蕞越命押在一边，延东皋公入，各序宾主而坐。东皋公曰：“老汉欲出关东游，闻将军捉得亡臣伍子胥，特来称贺！”蕞越曰：“小卒拿得一人，貌类子胥，而未肯招承。”东皋公曰：“将军与子胥父子，共立楚朝，岂不能辨别真伪耶？”蕞越曰：“子胥目如闪电，声如洪钟。此人目小而声雌，吾疑憔悴已久，失其故态耳。”东皋公曰：“老汉与子胥亦有一面，请借此人与吾辨之，便知虚实。”蕞越命取原囚至前，讷望见东皋公，遽呼曰：“公相期出关，何不早至？累我受辱！”东皋公笑谓蕞越曰：“将军误矣！此吾乡友皇甫讷也。约吾同游，期定关前相会，不意他先行一程。将军不信，老夫有过关文牒在此，焉可诬为亡臣耶？”言毕，即于袖中取出言牒，呈与蕞越观看。越大惭，亲释其缚，命酒压惊曰：“此乃小卒识认不真，万勿见怪！”东皋公曰：“此将军为朝廷执法，老夫何怪之有。”蕞越又取金帛相助，为东游之资。二人称谢下关。蕞越号令将士，坚守如故。

再说伍员过了昭关，心中暗喜，放步而行。走了不上数里，遇著一人，伍员认得他姓左名诚，见为昭关击柝小吏。他原是城父人，曾跟随伍家父子射猎，所以识认颇真。见伍员，大惊曰：“朝廷索公子甚急，公子如何过关？”伍员曰：“主公知我有一颗夜光之珠，问我取索，此珠已落人手，将往取之，适才禀过蕞将

军，蒙他释放来的。”左诚不信曰：“楚王有令：‘纵放公子者，全家处斩。’某请同公子暂回关上，问明了主将，方才可行。”伍员曰：“若见主将，我说美珠已交付与你，恐汝难于分割，不如做人情放我，他日好相见也。”左诚知伍员英勇，不敢相抗，遂纵之东行，回到关上，隐过其事不提。

伍员疾行，至于鄂渚，遥望大江，茫茫浩浩，波涛万顷，无舟可渡。伍员前阻大水，后虑追兵，心中十分危急。忽见有渔翁乘船，从下流泝水而上，员喜曰：“天不绝我命也！”乃急呼曰：“渔父渡我！渔父速速渡我！”那渔父方欲拢船，见岸上又有人行动，乃放声歌曰：“日月昭昭乎侵已驰，与子期乎芦之漪。”伍员闻歌会意，即望下流沿江趋走，至于芦洲，以芦荻自隐。少顷，渔翁将船拢岸，不见了伍员，复放声歌曰：“日已夕兮，予心忧悲，月已驰兮，何不渡为？”伍员同半胜从芦丛中钻出，渔翁急招之。二人践石登舟，渔翁将船一篙点开，轻划兰桨，飘飘而去。不勾一个时辰，达于对岸。渔翁曰：“夜来梦将星坠于吾舟，老汉知必有异人问渡，所以荡桨出来，不期遇子。观子容貌，的非常人，可实告我，勿相隐也。”伍员遂告姓名，渔翁嗟呀不已，曰：“子面有饥色，吾往取食啖子，子姑少待。”渔翁将舟系于绿杨下，入村取食，久而不至。员谓胜曰：“人心难测，安知不聚徒擒我？”乃复隐于芦花深处。

少顷，渔翁取麦饭、鲍鱼羹、盎浆，来至树下，不见伍员，乃高唤曰：“芦中人！芦中人！吾非以子求利者也！”伍员乃出芦中而应。渔翁曰：“知子饥困，特为取食，奈何相避耶？”伍员曰：“性命属天，今属于丈人矣。忧患所积，中心皇皇，岂敢相避？”渔翁进食，员与胜饱餐一顿，临去，解佩剑以授渔翁，曰：“此先王所赐，吾祖父佩之三世矣。中有七星，价值百金，以此答丈人之惠。”渔翁笑曰：“吾闻楚王有令：‘得伍员者，赐粟五万石，爵上大夫。’吾不图上卿之赏，而利汝百金之剑乎？且‘君子无剑不游’，子所必需，吾无所用也。”员曰：“丈人既不受剑，愿乞姓名，以图后报！”渔翁怒曰：“吾以子含冤负屈，故渡汝过江。子以后报啖我，非丈夫也！”员曰：“丈人虽不望报，某心何以自安？”固请言之。渔翁曰：“今日相逢，子逃楚难，吾纵楚贼，安用姓名为哉？况我舟楫活计，波浪生涯，虽有名姓，何期而会？万一遣相逢，我但呼子为‘芦中人’，子呼我为‘渔丈人’，足为志记耳。”员乃欣然拜谢。方行数步，复转身谓渔翁曰：“倘后有追兵来至，勿泄吾机。”只因转身一言，有分丧了渔翁性命。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